

## “碰瓷”

□ 柏代华(上海, 外企高管)

那天去古董藏家伟鹏的逸庐雅居小坐, 饮茶闲聊, 观赏古瓷, 在座的还有一位京城拍卖行老总。聊得正欢, 一中年男子推门而入, 手提大布袋, 诚惶诚恐地说: “实在不好意思, 地址是某某某告诉我的, 他一直不肯透露, 我缠着他好久才讨到的。久仰钱先生大名, 有两件瓷器请您掌掌眼。”肥胖的圆脸上堆着浅笑, 谄媚多于谦恭。伟鹏是古陶瓷顶尖专家, 常有人登门拜访, 但私宅不是公厕, 擅自闯入, 不仅令人不爽, 且极为罕见。伟鹏脸色一沉, 但还是点了点头: 来也来了, 就拿出来看看吧。

男子从布袋里轻手轻脚地捧出一件高约 60 厘米的青花瓷瓶, 小心翼翼地放在茶桌上, 陪着笑脸说: 我爷爷那辈留下来的,

刚传到我手上, 不知道藏了多少年了, 但至少有三代了。请两个专家看过, 都说是乾隆时期的。

估摸一个人的年龄, 看一眼便八九不离十, 断定一件古瓷器的年代, 悟性、学识、历练、眼力, 缺一不可。

只见伟鹏提起桌上的瓷瓶, 手中转了一圈, 上下里外看了半分钟, 冷着脸轻声说: “新货, 二十年前烧制的, 不值钱。”我暗想, 二十年前造的东西却说传承了整整三代, 他爷爷和爸爸岂不是七八岁就结婚生子了? 拍卖行老总一旁看着, 一声不吭。手摸着下巴, 像是准备随时捂嘴, 万一绷不住, 咧开嘴笑出声, 不免有点尴尬。

但男子却一点不觉尴尬, 急忙说: 稍

等一下, 还有一件。转身疾步出门, 从车上拿来第二件放在桌上。伟鹏拿起后只瞥了一眼便说: 也是新的, 九十年代末仿制的, 这两件都是同一个窑口出的。

稍等一分钟, 车上还有一件。男子说着往外走。伟鹏摇摇手说, 算了吧, 不用看了, 民间很难见到真正到代的清宫瓷器。其实此公心知肚明, 带来的都是仿品假货。他费尽口舌打探到伟鹏住址, 驱车几百公里专程赶来, 以为手里的仿品兴许能以假乱真。假如伟鹏点头说是乾隆的, 他会抱着瓷瓶求着合影留念, 以图牟取暴利。

谎言被拆穿, 男子嘿嘿两声, 拱了拱手算是道别, 提起布袋, 转身离去, 连门都懒得顺手带上……



## 四枚硬币

□ 吴平(安徽合肥, 保卫科职员)

中秋假期, 回了一趟老家。上次回去还是乍暖还寒的三月底, 转眼已是秋。

老家离合肥不远, 坐高铁一个小时。这半年, 我虽没有回去, 但老爸带着老妈来过两次合肥, 先在安医看过几个专家门诊, 后又托人在省立医院住院一周。两次全面检查之后, 省城的医生都劝老妈: “老太太, 你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, 77 周岁的人了, 身上难免偶尔不适, 别太放心上啊。”老妈轻轻摇头, 满面愁容, 指着胸口像是发誓: 我这里是真的不舒服啊。

我们都很奇怪, 一向精明开朗的老妈今年突然像变了一个人, 稍微有点头疼脑热, 就怀疑自己得了重症, 自觉时日不多,

整天郁郁寡欢。医生告诉我, 你母亲应该是患有抑郁和焦虑症了。

老妈的烟瘾大, 五年前装了心脏起搏器之后医生让她戒烟。

中秋前一天, 我邀约亲家夫妇小聚。席间老妈的状态很好, 有说有笑。仗着有旁人在, 我们不好责备她, 她居然连抽了三支细烟。老妈开心地告诉我的亲家, 今天的烟儿真好抽啊! 其实我知道, 老人家真正中意和愉悦的不只她嘴里的香烟, 更是那个她万分疼爱的小孙女的美好姻缘。

中秋一过, 又要返回合肥。老妈忧心忡忡地问我, 啥时候再回来啊? 没有等我答话, 她又跑到卧室, 拿出一捧硬币放到我的手

心说: “上次你回来的时候说, 镇上公交车刷不了卡, 这不, 早上我去小店给你换了一些钢镚。”

我一愣, 记起来的确曾经和老妈吐槽过小镇公交的事情, 没想到时隔半年她依然记得。我解释, 坐公交车去火车站只需四块钱, 我早就备好了。老妈不听, 坚决拿出四枚硬币放进我的背包, 说: “你的四块钱今天出门用, 我这四块钱你留着下趟回家用!”

背包里的那四枚硬币被我带回合肥, 存在书柜的空玻璃罐里。它们每天安静地呆在那儿, 亮着朴质的亚光, 像老妈期待的眼睛。

